

拉美社会

拉美国家的性别分层变化及其后果研究

——基于对劳动力市场的考察

林 华

内容提要：本文尝试通过对拉美劳动力市场的考察，分析当前拉美国家性别分层的基本状况和近年来的变化趋势，探讨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和其产生的后果，从而对拉美国家性别不平等的发展状况做出初步判断。研究发现，近年来拉美国家女性在性别分层中的地位有所改善，这既体现在女性职业地位提升，也体现在男女收入差距缩小等方面。这些进步与拉美女性经济自立程度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各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不无关系，并对拉美国家社会阶层结构的改善、社会不平等的减轻和女性参政等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依然存在，特别是职业的水平隔离没有减轻。阻碍拉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多机会的关键因素已不是人力资本的性别差异，而是性别歧视和传统的劳动性别分工。这导致性别仍然是重要的社会分层机制，也是造成社会分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拉美 性别分层 性别不平等 社会结构 劳动力市场

作者简介：林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研究员，阿根廷研究中心秘书长。

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 6649 (2019) 06 - 0050 - 13

最近十几年来，拉美国家的社会阶层结构出现明显改善，象征着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形态正在向更加合理的“梨型”转变。从各收入阶层所占人口的比重来看，下等阶层规模逐渐缩小，中下阶层和中上阶层规模均有所扩大，2/3左右的社会成员集中于社会分层的中间地带，且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在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社会进步，性别、种族、年龄等先赋性因素对社会阶层分化和重组的影响也在发生变化。本文拟从性别分层的视角分析当前拉美国国家两性经济社会地位的差异及其变化趋势，考察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因素，并对性别分层变动所带来的后果进行研究，从而对拉美国国家性别不平等的发展状况做出初步判断。

一 拉美社会分层研究中性别因素的缺失

在拉美地区，社会学家们对社会结构和分层的研究是随着拉美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而逐步开展起来的。从20世纪50年代起，经济发展模式对社会阶层结构和不平等机制的影响开始引起拉美社会学界的关注。但由于起步较晚，拉美国国家在这方面缺少自成一派的理论创新，也很少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解释和分析本地区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有关的研究基本上以欧美社会结构理论为基础，或者利用拉美本土的一些经济理论，如发展理论或依附论，来探讨社会结构的成因、变化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拉美国国家一些地区性的研究机构开始加强社会状况调查机制的建设，以便为学术研究提供丰富而详尽的社会状况数据。与此同时，拉美学术界在国别研究的基础上，也开始从地区角度对社会结构问题展开专门研究，而且内容更加广泛，不仅包括以往已经涉及的社会阶层、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等，而且还包括社会流动、职业结构，以及中产阶级的特点、构成、政治观念、消费习惯等。在理论运用方面，各国学者在沿用传统理论的同时，也采纳了现代的阶级或阶层分析和划分方法，并且比较注意结合拉美国国家的实际。例如，以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为代表的学者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或劳动分工对拉美国国家进行了阶级的划分。但他们特别注意拉美广泛存在的非正规部门就业问题，因此在其分层体系中将无产阶级分为“正规部门的无产阶级（非体力劳动者）”“正规部门的无产阶级（体力劳动者）”和“非正规部门的

无产阶级”。^①近年来，拉美学者关注最多的是有关中产阶级的议题，这与拉美地区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有直接关系。

但是长期以来，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性别问题的研究者，都很少注意到性别与阶层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分层研究中将女性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并不常见。在为数不多的有关性别分层研究的文献中，对西方理论的研究远多于实证。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的观点大致趋同，可归纳为以下几个要点。首先，拉美学者普遍认为性别是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研究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性别和阶级构成了社会分层进程中互为补充的两个维度，两者的相互交叉有可能加深或减轻不平等的程度。其次，学者们普遍质疑传统社会分层将家庭作为分析单位的合理性，认为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家庭结构的变迁，已经不能简单将妇女的阶级（或阶层）属性等同于其配偶的阶级（或阶层）属性。最后，学者们认为性别分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家庭和市场是其中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领域。劳动的社会分工与性别分工之间的关系能够揭示阶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劳动的社会分工建立在性别分工基础之上，两者都是按照一定的等级分配就业和获得收入的机会，因此是造成性别不平等的核心要素。^②

在实证研究中，对整个拉美地区的描述十分少见，但有一些国别研究可供参考，这些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本国的实例来验证西方学界有关性别与阶级之间关系的某种理论。例如，在有关智利的阶级与性别之间关系如何影响就业质量的研究中，作者通过对不同阶层的男性和女性就业者进行相互比较和内部比较得出的结论是，阶级和性别是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在阶级不平等的研究中有必要引入性别因素，这能够更好地解释阶级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③在有关如何对阿根廷家庭进行阶层划分的研究中，作者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家庭普查数据进行了分析，

^① 参见 Alejandro Portes y Kelly Hoffman, “Las Estructuras de Clase en América Latina: Composición y Cambios Durante la Época Neoliberal”, CEPAL, mayo de 2003.

^② 参见 Marina Ariza y Orlandina de Oliveira, “Inequidades de Género y Clase: Algunas Consideraciones Analíticas”, en *Nueva Sociedad*, Vol. 164, noviembre – diciembre de 1999, Argentina, pp. 70 – 81; Gabriela V. Gomez Rojas, “Las Mujeres en los Estudios de Estratificación Social: Una Mirada Desde la Encuesta Permanente de Hogares”, en *Papeles de Población*, julio – septiembre de 2008,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l Estado de México, pp. 154 – 167; Minor Mora Salas, “Visión Crítica del Vínculo Entre Jefatura de Hogar, Estratificación Social y Análisis de Clase”, en *Revista de Ciencias Sociales (Cr)*, Vol. III, 105, Universidad de Costa Rica, 2004, pp. 11 – 24.

^③ 参见 Omar Aguilar, “Intersección Entre la Clase y el Género y su Efecto Sobre la Calidad del Empleo en Chile”, en *Revista de la CEPAL*, No. 120, diciembre de 2016, pp. 141 – 161.

发现在 27.8% 的双职工家庭中，女性的阶级地位高于男性，由此得出结论：在划分家庭的阶层地位时，应考虑女性的阶级所属。^①

二 拉美国国家女性在性别分层中的地位

拉美国家的性别分层研究中女性因素的缺失以及相关数据的缺乏，使我们很难对这一地区社会阶层结构中女性的分布状况有一个准确而清晰的认识。但是，鉴于性别分层与男女经济社会地位、职业结构、收入水平的差异等因素密切相关，本文将采用与此相关的数据，以期对拉美国家的性别分层形态进行大致的勾勒。表 1 反映了拉美主要国家男女就业者在不同职业的分布情况。具体来看，占据较多资源的社会上层，如企业管理者、高级公务员等，保持着以男性为主的格局。在社会中间层，如专业技术人员、企业雇员、机关办事人员等，男性的比重低于女性，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同一职业等级中，女性通常占据着层次较低的职位，而且职业的垂直隔离一直是阻碍女性向更高职位升迁的主要障碍。例如，拉美国家的金融业吸纳了大量女性就业，进入这一行业的女性虽然脱离了低工资、无保障的困扰，但仍面临着所谓“透明天花板”的挑战。^② 产业工人是拉美社会传统的中产阶级，也是典型的“男性职业”，虽然其中也不乏非正规就业者，但劳动生产率较高，因此就业质量相对较好。拉美社会的下层以服务业从业者和销售人员为主，女性比重较高。因此，总的来看，女性就业仍集中在劳动生产率较低、收入较低、社会保障程度较低的“三低职业”中。

表 1 2010 年拉美 14 国男女就业者在不同职业的分布 (%)

性别	领导和高级公务员	管理人员及类似职业	专业技术人员及类似职业	服务业人员	销售人员	非农业工人、机械操作工、司机及类似职业	农、林、牧、渔业工人	总计
女性	2.3	5.5	8.2	11.2	8.3	5.8	1.5	42.9
男性	3.2	3.8	8.5	6.9	6.5	23.0	4.9	57.1
总计	5.5	9.3	16.7	18.1	14.8	28.8	6.4	100.0

资料来源：CEPAL, *El Estado Frente a la Autonomía de las Mujeres*, Santiago de Chile, julio de 2012, p. 79.

① 参见 Gabriela V. Gomez Rojas, “Las Mujeres en los Estudios de Estratificación Social: Una Mirada Desde la Encuesta Permanente de Hogares”, en *Papeles de Población*, julio – septiembre de 2008,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l Estado de México, pp. 154 – 167.

② “透明天花板”用来比喻职业女性因遭遇人为的、无形的困难而无法升迁的现象。

表 2 提供的数据可以作为上述结论的补充依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按照 2005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美元来衡量劳动生产率，将所有经济部门分为劳动生产率较低、中等和较高 3 个等级。其中低生产率部门包括农业、商业和服务业；中等生产率部门包括建筑业、制造业和运输业；高生产率部门包括金融、电力和矿业。表 2 反映的是拉美国家的收入和就业人数在不同劳动生产率部门分别占据的份额。可以看出，在高生产率部门，两性的收入和就业人数占比几乎没有差别，但在中等生产率部门，两性的差距已十分明显。在低生产率部门，两性的差距则更加悬殊：女性 79% 的就业和 71% 的收入来自这一部门，而这两项比重在男性中要少很多。

表 2 2012 年拉美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和就业人数在不同劳动生产率部门的占比 (%)

	低生产率部门	中等生产率部门	高生产率部门
GDP 产值	28	33	39
男性收入	53	32	15
女性收入	71	15	14
平均	59	26	14
男性就业	57	35	8
女性就业	79	15	7
平均	66	27	7

资料来源：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2014*, Santiago de Chile, 2015, p. 192.

三 近年来拉美女性在性别分层中的地位变化

上文分析了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拉美国家女性在性别分层中的地位，但这种静态的研究无法反映出近年来拉美国家女性地位变动的趋势。下文将继续利用与职业构成和收入相关的数据做进一步的动态分析，以便总结拉美国家性别分层变化的某些特点。

(一) 女性的职业等级构成

首先，我们来观察一下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根据雇佣关系划分的拉美国家职业等级构成的百分比数据。由表 3 可见，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大部分就业人员为受雇者。但在表 3 体现的时段中，女性就业者中雇员的比重增加了 5.8 个百分点，而男性只增加了 0.6 个百分点，因此男女就业者中

雇员的比重差距有所缩小。女性中雇员比重的扩大主要得益于私人部门创造的就业，特别是6人以上的企业。在非雇员中，男性就业者担任企业主的比重由2000年的6.1%下降到2016年的5.3%，而同期女性企业主的比重变化较小，仅下降了0.2个百分点。在个体劳动者中，男性和女性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就业者比重在2000年时基本持平，但在随后的16年中，男性专业技术人员的增长幅度快于女性，到2016年两者差距略有拉大。而从事非专业技术工作的男女个体劳动者比重均出现下降，男性的降幅大于女性。家政服务业作为“女性职业”的特点没有改变，但女性中从事家政业的就业者比重明显下降。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2000—2016年拉美国家男女就业者在3个职业等级上的分布情况及其变化进行一个大概的判断。据统计，在拉美国家的企业主和雇员阶层中，约2/3为正规就业群体，其特点是拥有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收入和社会保障；而大部分个体劳动者和家政服务人员为非正规就业群体，他们通常不享受社会保障，不被劳工法正式承认、不受合同保护，收入水平较低或不稳定。基于以上现实，我们暂且将企业主视为第一职业等级，将雇员视为第二职业等级，将其他从业者视为第三职业等级。如果进行性别内部的对比，可以看到，男性在3个职业等级上的分布变化均在1个百分点以内，而女性在第二职业等级的比重明显增加，在第三职业等级的比重明显减少。如果进行性别之间的对比则会发现，两性在3个职业等级上的分布差距均有所缩小，其中第二职业等级的差距由10.4个百分点减少到6.2个百分点，第三职业等级的差距由14.5个百分点减少到8.8个百分点。

尽管整个拉美地区女性在职业等级的分布上出现了“由下向上”的流动趋势，但必须看到拉美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例如，在上述考察时段，墨西哥女性就业者中的雇员比重下降了9.4个百分点，而乌拉圭则上升了9.9个百分点；巴拿马女性的雇员比重在2014年达到70.4%，而玻利维亚只有39.1%。^①此外，在有完整资料的13个拉美国家中，女性个体劳动者中的非专业技术人员比重在8个国家出现了上升，在5个国家出现了下降，而且比重最高和最低的国家之间差距始终保持在20个百分点以上。

^① 2000年数据来自OIT, *Panorama Laboral 2014*, p. 77; 2014年和2016年数据来自OIT, *Panorama Laboral 2017*, p. 134.

表3 拉美国家城市地区按雇佣关系划分的职业等级构成 (%)

		雇员				非雇员				
		全部	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		全部	企业主		个体劳动者	
				5人及以下企业	6人及以上企业		5人及以下企业	6人及以上企业	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	非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
2000年	全部	60.7	12.9	13.5	34.3	27.3	3.3	1.3	1.9	20.8
	男性	65.5	10.3	16.4	38.9	31.0	4.3	1.8	1.8	23.1
	女性	54.1	16.6	9.5	28.0	22.2	2.0	0.7	1.9	17.5
2016年	全部	63.4	12.6	12.5	38.3	27.7	2.9	1.1	3.6	20.1
	男性	66.1	9.9	14.5	41.8	31.1	3.8	1.5	3.7	22.2
	女性	59.9	16.2	9.8	33.8	23.2	1.8	0.7	3.4	17.3
		家政服务			从事家务劳动的家庭成员			其他		
2000年	全部			8.3			3.4		0.3	
	男性			0.8			2.4		0.4	
	女性			18.6			4.8		0.2	
2016年	全部			6.5			1.6		0.8	
	男性			0.8			1.0		1.0	
	女性			13.9			2.4		0.5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来自 OIT, *Panorama Laboral 2014*, p. 77; 2016年数据来自 OIT, *Panorama Laboral 2017*, p. 134.

巨大的国别差异表明，女性就业者的职业等级分布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特点。总的来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女性就业者中受雇者比重较高，自雇者比重较低；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情况则正好相反。然而就十几年来的变化趋势而言，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在某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如墨西哥，反而出现了女性就业者中雇员比重下降、个体劳动者比重上升的趋势；在哥斯达黎加，女性从事家政服务业的比重显著提高。

(二) 女性在不同生产率部门的分布

下面再看一下拉美国家男女就业者在不同劳动生产率部门的分布变化。在表4中，2012年拉美国家41.4%的就业者为女性，但女性在低生产率部门所占比重达到49.5%。中等生产率部门的岗位大多由男性占据，其占比达到77.7%。而在高生产率部门，女性的比重为37%。如果将2012年的数据与2002年进行对比，会发现女性在不同生产率部门的分布仅在高生产率部门出

现了积极的变化。具体来看,女性在低生产率部门的比重提高,主要是由于女性的新增就业仍以低端的服务业和商业岗位为主;中等生产率部门之所以对女性的隔离程度越来越高,主要是因为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女性就业者数量持续减少;女性在高生产率部门的比重上升则得益于金融业吸纳的女性就业,而电力、矿业仍是以男性为主的行业。

表4 不同劳动生产率部门的男女就业者比重变化 (%)

性别	年份	低生产率部门	中等生产率部门	高生产率部门	平均
男性	2002年	53.4	76.6	67.2	60.2
	2012年	50.5	77.7	62.7	58.6
女性	2002年	46.6	23.4	32.8	39.8
	2012年	49.5	22.3	37.3	41.4

资料来源: 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2014*, Santiago de Chile, 2015, p. 191.

(三) 女性在高级管理和领导岗位的分布变化

通常而言,高级管理岗位所具有的职业声望和权威最高,对女性的排斥也最强。因此,女性在高级管理人员职业中的分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国的性别隔离和性别分层的特点。

表5 部分拉美国家女性在公共和私人部门担任领导岗位的占比及变化

国家	年份	百分比 (%)	年份	百分比 (%)	增幅 (百分点)
阿根廷	2000	27.4	2012	31.0	+3.6
玻利维亚	2000	38.6	2009	35.1	-3.5
巴西	2000	31.2	2012	37.3	+6.1
智利	2002	32.7	2012	23.6	-9.1
哥伦比亚	-	-	2010	53.1	
哥斯达黎加	2000	32.9	2012	27.9	-9.3
多米尼加	2000	30.6	2012	38.6	+8.0
厄瓜多尔	2000	26.1	2012	37.1	+11.0
墨西哥	2000	23.6	2012	32.1	+8.5
巴拿马	2001	40.4	2012	47.4	+7.0
巴拉圭	2007	34.6	2012	32.3	-2.3
秘鲁	2000	28.1	2012	29.3	+1.2
乌拉圭	2000	36.3	2011	43.9	+7.6
委内瑞拉	2009	30.7	2012	33.4	+3.3

资料来源: OIT, *La Mujer en la Gestión Empresarial: Cobrando Impulso*, Ginebra, 2015, pp. 169-170.

然而在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中担任最高决策层职务的女性比重远比表5中的平均水平低得多。据统计，2012年在拉美100强企业的1032个董事会成员中，只有5.6%是女性，其中58%的企业所有董事会成员均为男性。^①

(四) 收入差距的变化

女性的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到性别的收入分层状况。收入水平提高与否的一个重要参照是男女收入差距的变化。总的来看，近年来拉美国家男女的收入差距正在逐渐缩小。2000年，拉美女性的平均工资水平仅相当于男性的67%，2010年这一比重提高到78%。表6反映的是同等条件下男女雇员按受教育水平划分的工资差距。一方面，各种受教育水平的男女雇员工资差距均有所缩小，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受教育水平最低的就业群体；另一方面，女性雇员与男性雇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值得一提的是，男女的收入差距也是分层次的。在各个职业等级中，雇员的性别收入差距最小，个体劳动者最大。以2010年为例，女性个体劳动者的平均收入水平仅相当于男性的64%，而这一比重在雇员和企业主中分别达到82%和71%。^②

表6 拉美国家城市地区20~49岁、每周工作35小时以上的女性雇员

收入占男性雇员收入的百分比 (%)

受教育年限	0~5年	6~9年	10~12年	13年以上
1990年	58.2	70.0	67.6	65.1
2014年	77.9	75.3	74.5	74.4

资料来源：CEPAL, *Panorama Económico y Social de la Comunidad de Estados Latinoamericanos y Caribeños 2016*, Santiago de Chile, enero de 2017, p. 62.

前文中，表3主要反映了女性就业者在不同职业等级的分布情况，体现的是女性群体内部发生的变化；而表4、表5和表6反映的是在同一个部门内男女的就业比重和收入对比，揭示的是男女两性群体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动。由此可以看出，拉美国家近年来性别分层的变化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进行分析。首先，女性群体内部的流动出现了“由下而上”的趋势，处于下等职业的就业者减少，而中等职业的就业者增多。其次，如果将女性置于整个劳动

① OIT, *La Mujer en la Gestión Empresarial: Cobrando Impulso*, Ginebra, 2015, p. 45.

② CEPAL, *El Estado Frente a la Autonomía de las Mujeres*, Santiago de Chile, julio de 2012, p. 98.

力市场并与男性进行对比，则会发现性别不平等的局面仍然存在，但出现了一些好转的迹象。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在最近十几年中拉美国家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性别不平等程度有所减轻，主要表现在：女性中受雇者比重上升，自雇者比重下降，职业的垂直隔离有所改善，男女收入的性别差距缩小。但与男性相比，女性地位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职业的水平隔离没有减轻，这严重影响到中下层女性就业质量的提高。另外，鉴于拉美国家数量众多，国情不一，上述结论仅针对拉美地区整体而言。如果进行单独的国别研究，可能会得出完全相反的判断。

四 影响拉美国国家性别分层变化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拉美国家女性职业和收入地位的改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女性经济社会地位获取机会扩大的影响，也与近年来各国积极推动性别平等政策有很大关系。本部分将着重分析 3 个因素的影响。

（一）拉美女性经济自立性的提高

女性经济自立性的提高不仅有助于改善妇女自身在性别分层中所处的地位，也有助于提升其家庭的阶层地位，特别是那些在经济上完全或主要依靠女性的家庭。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拉美女性经济自立性的提高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首先，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持续提高。1990—2013 年，拉美国家 15 岁以上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由 41.1% 提高到 53.3%，而同期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出现下降趋势。^① 其次，没有独立收入来源的女性逐渐减少。据统计，2002—2014 年，在 15 岁以上的拉美女性人口中，无收入者的比重由 41.7% 下降到 28.9%，降幅超过 10 个百分点，而同期无收入的男性比重仅减少了 3.7 个百分点。^②

女性经济自立程度提高的同时，就业机会也有所扩大。2002—2012 年，拉美女性的就业率由 40.2% 提高到 44.1%，而同期男性的就业率由 67.0% 下降到 66.2%。在 2000—2010 年拉美地区新增的 4500 万个就业机会中，一半

^① 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2015*, Santiago de Chile, 2016, p. 93.

^② CEPAL, *Panorama Económico y Social de la Comunidad de Estados Latinoamericanos y Caribeños 2016*, Santiago de Chile, enero de 2017, p. 60.

以上(50.3%)由女性获得。^①如果考虑到女性就业人数相较于男性而言要少得多,那么新增就业机会向女性的倾斜是显而易见的。

(二) 拉美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教育是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之一。尽管拉美国家教育的回报率较低,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也不一定能够获得高质量的工作,但多数国家的经验表明,达到初级中等教育水平是获得体面工作和避免陷入贫困的最低要求。从这个意义上看,拉美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职业和收入地位的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2013年,在拉美国家15岁以上的经济自立人口中,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6年,已超过男性。其中阿根廷和智利女性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分别为12.7年和12年。^②同时,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比重不断增长。2014年,在25~59岁的拉美女性人口中,23.9%接受过13年以上的教育,而这一比重在男性中为21.3%。^③另外,在几乎所有拉美国家,注册大学生中女性的比重都高于男性,少数国家甚至超过60%。

(三) 拉美国家日益重视推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

最近十几年来,拉美国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视推动性别平等。针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弱势地位和受到的歧视,各国政府在制度和政策层面都进行了很多改革。尽管这些改革还存在不少局限性,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到位、不连贯的问题,但总的来看,拉美国家对现有的性别政策进行不断完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在立法和制度方面,各国劳工法对女性权利的规定越来越细化,有关性别歧视、女性及其配偶的生育假、托幼服务等内容在劳工法中均有明确规定。在制度执行方面,所有国家都设立了专门负责女性事务的政府机构,其中在9个拉美国家达到正部级别。在政策规划方面,各国将推动性别平等作为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出台了一系列中长期规划,其内容包括推动女性就业、改善女性就业质量、提高女性创业能力、促进工资平等、消除劳动领域的性别歧视等。

^① CEPAL, FAO, ONU Mujeres, PNUD, OIT, *Trabajo Decente e Igualdad de Género. Políticas para Mejorar el Acceso y la Calidad del Empleo de las Mujeres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Santiago de Chile, 2013, p. 39.

^② Carina Lupica, *Instituciones Laborales y Políticas de Empleo. Avances Estratégicos y Desafíos Pendientes para la Autonomía Económica de las Mujeres*, CEPAL, Santiago de Chile, marzo de 2015, p. 22.

^③ CEPAL, *Anuario Estadístico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15*, Santiago de Chile, 2015, p. 49.

五 拉美国国家性别分层变化的后果

职业和收入是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和基础，因此前文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近些年来拉美国国家性别分层变化的主要特点。那么性别分层的变化对于拉美国家的社会发展、女性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首先，女性在性别分层中地位的提升有助于社会阶层结构的改善和优化。2000年以来，拉美国国家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间收入阶层的扩大。这一方面得益于拉美劳动力市场的积极变化，另一方面也与各国日益重视扶贫减贫有很大关系。而女性职业和收入地位的提升就是劳动力市场形势改善的主要标志之一。如果考虑到拉美国家中以女性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越来越多，妇女对提升家庭阶层地位的贡献和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了。那么如何量化这种贡献和作用呢？根据拉美学者对9个国家的计算，如果没有女性的劳动参与，这9个国家中产阶级家庭的比重将减少3.4~9.1个百分点不等。^①由于拉美女性职业地位的改善比收入地位的改善更为明显，因此在按职业等级和收入水平分别划分的中产阶级家庭中，女性对前者的作用和贡献更大一些。

其次，女性在性别分层中地位的提升有助于推动社会公正与平等，降低贫困水平。性别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重要表现之一，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遭遇的种种不公则是性别不平等的最突出体现。因此，尽管对拉美国国家性别分层的研究表明女性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仍然处于弱势和劣势地位，但近年来随着两性群体在经济社会地位获取机会上的差距逐渐缩小，性别不平等的程度也有所减轻。此外，女性就业质量的提高对于缓解贫困也发挥了一定作用。据统计，2002年以来，拉美国国家男女就业者中的贫困率均明显下降。到2013年，19.8%的男性就业者为贫困人群，这一比重在女性中为17%。^②由此可见，收入地位的提高对于女性减贫的作用更为显著。

最后，女性阶层地位的改善为其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① Rebeca Grynspan y Ludolfo Paramio (Coordinadores), *Clases Medias en Sociedades Desiguales*, EGRAF, S. A., Madrid, mayo de 2012, p. 234.

^② 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2015*, Santiago de Chile, 2016, p. 112.

近年来拉美国家女性参政程度的提高普遍被归因于制度的保障、民主化进程的巩固、性别平等意识的增强等。但除了这些因素以外，女性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女性只有从传统的家庭主妇转变为现代的职业女性，其独立意识才有可能形成并增强。另一方面，女性只有摆脱了贫困、温饱问题的困扰，获得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在经济上实现自立，才更有可能关注政治，自觉自愿地培养政治信仰，从而产生参政意愿。此外，近年来拉美国家女性在公共部门就业的不断扩大也为女性参政议政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六 结语

本文尝试通过对拉美劳动力市场的考察，分析当前拉美国家性别分层的基本状况和近年来的变化趋势，探讨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和其产生的后果，从而对拉美国家性别不平等的发展状况做出初步判断。研究发现，近年来拉美国家女性在性别分层中的地位有所改善，这既体现在职业地位的提升，也体现在男女收入差距的缩小等方面。因此，拉美国家在推动男女就业平等、提高女性就业质量方面的进步值得肯定。但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依然存在。由于拉美就业女性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已高于男性，因此阻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多机会的主要原因，已不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通常存在的男女在人力资本上的差距，而是性别歧视和传统的劳动性别分工。这导致性别仍然是重要的社会分层机制，也是造成社会分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本文揭示出的拉美国家性别分层状况及其变化只是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聚焦于就业者进行的研究，其局限性在于无法对拉美国家所有女性群体的阶层地位有一个全面的透视。因为至今还有一半左右处于劳动年龄的拉美女性未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在性别分层中处于何种层次、以何种标准进行分层、这部分女性面临的不平等是否有所改善等问题都是本文因数据所限没有涉及的内容。除此之外，科技的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新技术将孕育出更加灵活多样的工作模式；但另一方面，自动化、人工智能的普及将使一部分职业或岗位逐渐消失。对于女性劳动力而言，这种双重影响将更加突出。基于以上原因，未来进行更为深入而细致的拉美性别分层研究仍是十分必要的。

(责任编辑 高涵)

parties have made overall planning and conscientiously designed the development of mutual relations from the strategic height , including strategic target , strategic path and cooperative principles. Multiple-driven means that China-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are developing in comprehensive areas including politics , economy , trade , society , humanities , etc. , and overall cooperation have emerged as a new pattern besides bilateral rel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assess the uncertainty facing China-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and also the resilience in these relations. China is devoted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with this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great power. China ' s policies towards Latin America pursue not only development interests but also moral principles.

Key words: China-Latin America relations , political force , economic force , strategic leadership , multiple-driven

35 The Policy Effect of Promoting Formal Employment in Latin America

Zhao Xuemei

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 many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developed various policies aimed at promoting formalization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and reduce the informal employment. Although these policies have yielded positive results in this region , they proved not to be stable and sustainable , and Latin America remains to be one of the regions with a high share of informal employment. This paper intends to make an analysis of the dimensions , characteristics , as well as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ese polici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nformal employment defi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n 2013 when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isticians was convened. There is an evident heterogeneity regarding the explanatory determinants of labor informality in different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 however , the high share of self-employed workers and employers working in their own informal sector companies in the labor market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that explain the precarious employment of the region. Though maintaining a high economic growth rate is one o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to create new formal jobs ,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apply proper policies to make efficient administr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informal employment through the use of multiple means in the legal and financial fields , so as to achieve decent employment and social equity.

Key words: informal employment , quality of employment ,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 employment policies , social equity

50 Gender Stratification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nd its Consequences-Based on the Study of Labor Market

Lin Hu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tuation of gender stratific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hanges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labor market , and explore the cause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ese changes so as to make a preliminary judg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The study has found that the female employment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occupations with low productivity , low income and low social security. However , the dynamic compar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in recent years , the status of Latin American women in the gender stratification has improved and the gender inequality has been reduced , which can be reflected in the promotion of professional status as well as in the reduction of income gap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se advances are related to the increased level of education and economic autonomy of Latin American women , as well as the active promotion of governments , and yield positive impact on improvement of social structure , reduction of social inequality and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However , gender inequality in the labor market still exists , especially the occupational horizontal segregation has not been alleviated. This can lead to the argument that gender remains an important social stratification mechanism and one of the major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social differentiation.

Key words: gender stratification , gender inequality , social structure , labor market

63 Chile's Anti-Poverty Policy in the New Millennium

Liu Jie , Liu Xuedong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Chilean experience in its fight against poverty during the new millennium , focusing on a major anti-poverty policy named “Chile Solidario Social Protection System” , especially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elements: social justice , policy renovation , and instrumentation of efficient measures. Statistics showed that the anti-poverty actions carried out to date by Chilean government ha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reducing the level of poverty. As the result of both anti-poverty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 population of both moderate and extreme poverty as a share of total population have reduced remarkably. However , efforts to combat poverty in Chile fac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day. First , since 2015 , the level of poverty has stagnated and had no statistical change. Second , in contrast to the obvious reduction of poverty on the whole , poverty rates in rural areas and that of vulnerable urban population remain high. Third , the process of reducing the level of poverty has not been accompanied by proportional improvement in income distribution. So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further renovative measures in these regards. There'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for Chile to combat poverty.

Key words: Solidarity Chile , income distribution ,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 poverty reduction

75 From Drug War to Drug Decriminalization—The Developments in Governance of Drug Violence in Mexico

Lu Lingling

Abstract: Recently , drug violence in Mexico has been astounding. There was an informal